

泊水齋文鈔

閻錫山書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

山右叢書初編

趙戴文題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隴

徐永昌 次宸

常務委員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圖

陳敬棠 芷莊

委員

賈景德 煜如

張友桐 曉琴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滄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翠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綱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宜之

徐鴻寶 森玉

任晰 亮裁

常乃憲 燕生

趙正楷 法真

方聞 彥光

顧問
編纂

田九德 玉如

原士才 石民

總幹事 于萬河 霞裳

幹事 焦陽三 養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疇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漢鼎

邢淵經 伯涵

劉受福 百之

張藐山先生行畧

公諱慎言字金銘邑屯城里人大參昇之冢孫也幼穎異絕倫爲名諸生中萬曆庚戌進士令壽張調曹縣所至有循聲以績最擢陝西道御史出按屯田釐奸駁弊不避權貴乙丑丙寅之際閹宦肆毒宵人借釁以調劑三案忤旨謫戍肅州構快雪亭著述其中有悔草諸詩文戊辰賜還補湖廣道遷太僕少卿太常卿轉刑部左侍郎以讞獄失旨閒住家居凡八載經營泊水園亭研究經史內典所著有泊水齋詩文會秦寇發難罄貲築同閣合里黨聚處如第五倫故事戊寅起兵部左侍郎辛巳晉南戶部尙書老成諳練百寶肅清改右都御史掌院事嚴核貪墨臺端震懾甲申夏遷旬餘卽致政去僑寓蕪陰移宛水疽發背而卒年十有九

序

邑中及佗旁邑壤境相接居不出三十里外在行山谿谷之間由明以來以科第顯立名當世者甚多踰晉以南數郡縣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易殫數其爲天下所尤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相張公銓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死事此五公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以洙泗之四科則班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疏庵有文而畧拱陽長於論事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而其人苟不亟亟於表襮好名以求異雖同明之人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知者亦半迨其後聲稱湮滅而無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摧心飲恨於斯文也吾於藐山張公有慨焉向所謂文學之科公其人也始吾所居三十里溪谷之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使容山公

公詩天佑

皆最能詩已開文學之先矣而莫爲之繼藐山先生奮然獨興於

數世之後其所與交遊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敬蓋當世之文人皆已知之

矣里中則楊黃門沁湄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東谷最晚出於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揆厥所由則先生推挽之功爲多不可誣也昔子夏教授於西河言偃崛起於東吳流風遺韻有以振往古而導來今孰謂先生之功爲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風概晚節之昭明不愧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者而斷以謂文學舉其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節敦友誼又稱國家置之冗散不得當一臂由今思之可爲痛惜則其所取於先生者又豈獨以其文哉兵劫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珩搜錄其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鋟版行世而先生從孫太僕君泰交式光前緒徵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有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時及見其鈔本後略省記悉索敝篋中不可得問之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無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又以知太僕君之賢能不歿其先人也

時

康熙庚辰人日同里寓人陳廷敬書

洎水齋文抄目錄

卷之一

疏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第二疏

第三疏

序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表節孝序

見吾詹先生壽序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追草序

九正易因序

王芝房詩序

郭芝玉詩序

又玄雲水集序

萬子馨填詞序

蕪湖禪定庵募緣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並後序

歲計錄序

卷之二

碑記

附序一首

宗教寺碑

冀南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邑侯楊公生祠記

陳孺人芮氏苦節記

同閣記

並後序

論說

明德論

中庸說

讀書說

讀書交友說

報德報怨說

雜著

重修海會院募緣疏

讀高皇帝敕諭

翼南會約

直義或問

生機

題卷

徐六岳先生偶咏題辭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與藍仲遜譚易

書若水惠紙

偶書十六則

卷之三

啟牘

告邑中父老守城啟

與耿曲沃啟

與人書

二首

與張深之書

酒泉寄貴聞札

三首

寄石翥雲書

札孫宅相

家書

七首

墓表誌銘祭文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疏菴王公墓表

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

合葬墓誌銘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庭芝張公暨配宜人畢氏石氏合葬墓

誌銘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述文王公墓誌銘

明故承德郎大興縣知縣賁文楊公暨配贈安人王氏合葬墓誌

孝廉仁甫王君墓誌銘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洎水齋文鈔卷一

山右叢書初編

陽城張蘋山先生著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采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鹽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爲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后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所以爲經久之圖語有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爲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而止圖補苴於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本計恐字多逾限臣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采鼓鑄言之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於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二十年前米斗只百錢耳日有不及百錢者近年口口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軍荒至販粟於千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恃一

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曰使我爲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箱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況開采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說者又謂鼓鑄之利其言鑿鑿可聽臣以爲今日非錢少之患正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闕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爲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貨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鈔錢日益賤也當年傭者竭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於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邊兵一日之餉倍於往者三日而尙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況兵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農且將爲盜比旣爲盜又當費勦餉不可算